

第 16 卷



# 王蒙文集



## 第 16 卷

散文随笔

(上)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# 目 录

## 散文随笔(1948—1988)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春天的心 .....            | (3)  |
| 春满吐鲁番 .....           | (5)  |
| 民丰小记 .....            | (17) |
| 诗,数理化 .....           | (21) |
| 敬礼,合金钢 .....          | (23) |
| 萨拉姆,新疆! .....         | (26) |
| 论“眼不见为净” .....        | (28) |
| 北京——祖国 .....          | (30) |
| 关于“自成一派”与“一鸣惊人” ..... | (32) |
| 祭长者——邵荃麟同志 .....      | (34) |
| 国庆的礼花 .....           | (38) |
| 我们三十岁 .....           | (41) |
| 我们搞的都是人学 .....        | (44) |
| 激动与沉思 .....           | (45) |
| 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实行 .....     | (49) |
| 我收听了《梦幻曲》 .....       | (54) |
| 一个甘于沉默的人 .....        | (58) |
| 在贝多芬故居 .....          | (61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隔山乱弹 .....        | (64)  |
| 浮光掠影记西德 .....     | (67)  |
| 别衣阿华 .....        | (91)  |
| 旅美花絮 .....        | (99)  |
| 火热的怀念 .....       | (156) |
| 故乡行 .....         | (159) |
| 伊岭岩的启示 .....      | (166) |
| 冬之丢失 .....        | (170) |
| 墨西哥一瞥 .....       | (175) |
| 橘黄色的梦 .....       | (187) |
| 历史在庄严地行进 .....    | (191) |
| 雨中的野葡萄园岛 .....    | (195) |
| 华老师,你在哪儿? .....   | (199) |
| 痛苦三章 .....        | (203) |
| 安息吧,鞠躬尽瘁的园丁 ..... | (208) |
| 比怀念更重要的 .....     | (212) |
| 清明的心弦 .....       | (216) |
| 西沙之什 .....        | (218) |
| 南海三章 .....        | (226) |
| 三峡 .....          | (231) |
| 雨 .....           | (235) |
| 船 .....           | (238) |
| 国庆小札 .....        | (242) |
| 何期泪洒“江南”雨 .....   | (245) |
| 塔什干晨雨 .....       | (248) |
| 我们明朝就要远航 .....    | (253) |
| 塔什干—撒马尔罕掠影 .....  | (259) |
| 苏丽珂 .....         | (266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大馅饼与喀秋莎 .....      | (273) |
| 访苏心潮 .....         | (278) |
| 访苏日记 .....         | (306) |
| 长的一解 .....         | (332) |
| 话说“一口咬定” .....     | (334) |
| 奶茶 .....           | (336) |
| 心声 .....           | (338) |
| 从这件不愉快的事所想起的 ..... | (340) |
| 点名与署名刍议 .....      | (343) |
| 高楼与彩电 .....        | (347) |
| 成功的路 .....         | (349) |
| 《笔会》与《青春万岁》 .....  | (350) |
| 我的一日 .....         | (352) |
| 不算寓言 .....         | (355) |
| 皮实的诗 .....         | (357) |
| 清晨的跑 .....         | (359) |
| 对于书的渴望 .....       | (361) |
| 天涯海角 .....         | (363) |
| 飞沫 .....           | (365) |
| 给陶萍同志的信 .....      | (368) |
| 与诗琳通公主会见 .....     | (369) |
| 鳞与爪 .....          | (373) |
| 羊拐 .....           | (377) |
| 随感三则 .....         | (378) |
| 说“吹牛”及其他 .....     | (380) |
| 满面春风的克里木·霍加 .....  | (385) |
| 苏州赋 .....          | (388) |
| 且说长城与龙的评议 .....    | (391) |

王 蒙 文 集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诬告有益论 ..... | (394) |
| 吻 .....     | (397) |
| 意见 .....    | (398) |

# 散 文 随 笔

(1948—1989)



## 春 天 的 心

春天的心活在春天的人的身体里。

春天的心是活跃的,生气蓬勃的,充满了活着的力量。春天使人爱生活:看呀,桃花的骨朵,柳枝的嫩芽,牛毛似的小雨帘子般地挂着,一切多美。生活本身是可爱的呀。听呀,池水的潺潺像低唱一首甜蜜的恋歌,晨鸟的啾啾像喁喁的情话,远处的孩子们唱了:

青草生

花儿红

斜织细雨里

老牛驮着牧童……

这嘹亮的歌声使春天的心朦胧了,沉醉了。

嗅呀!翘起鼻子,刚下完雨的潮湿气息,钻进你的鼻孔,使你的心痒痒的。玩吧,跳吧,高歌吧,舞蹈吧,暂时忘掉你的痛苦。我们都是小孩子,应该有小孩子的心,而小孩子的心便是春天的心呀!

春天的心又是懒洋洋的一股子劲儿。朋友,你可晒过春天的太阳?倚着树、靠着墙,闭上眼睛,让金黄色的太阳从头至脚抚摸你,你感到和暖,你感到舒适,身子散了,软了,像棉花一样;身子轻了,没有丝毫重量。于是你的身躯自然地摇摆着,飘飘,飘到天空里,坐在白云上,和云雀一同唱歌,和风筝一同跳舞。说起风筝,你可常听到风筝铜铃寂寞的嗡嗡的声音?还有远处的空竹声也是相像的。它使你

每个细胞都酥软了,它使春天的心荡漾在那声波里。听到之后你或者便颓然卧在草地上,让小野花的黄蕊洒在你的鼻孔里;你或者会兴奋地跳起来,喊着说:“我们生活在春天里,我们生活在阳光里,我们生活在春天的阳光里!”本来嘛……

春天的心是美好的,善良的,纯洁的。因为美以大自然的为最美,而大自然的美表现在春天。你知道春山:远望苍翠欲滴,郊外踏青便是为了欣赏春山呀。你知道春水:“风乍起,吹皱一池春水”。你知道春花春草,流行歌曲不是这样唱吗:“春天的花,是多么的香”;通俗的对子,不是这样写吗:“又是一年芳草绿,依然十里杏花红”。你知道春雨:“帘外雨潺潺,春意阑珊”,“细雨梦回鸡塞远,小楼吹彻玉笙寒”。你知道春宵:“今夜偏知春气暖,虫声新透绿窗纱”以及什么“月移花影上栏杆”……好了,这些歌颂春天的句子是实在写不完的;人在这美的结晶里,丑恶的会变成美善,污浊的会变成纯洁。春天本身便是诗,何待写她在纸上?而春天的心,便是诗里的诗了。

虽然如此,春天的诗和含苞待放的春花一样,和刚伸出头来的草一样,是幼稚的,是脆弱的。她是才入世的小娃娃,而不是千锤百炼的勇士;她是呢喃倩舞的小燕,而不是在狂风暴雨里挣扎的海燕;她是小花而非大树,诗歌而非枪炮(请恕我这句话似乎包括对诗歌的不敬)。但是,春天要被更成熟、更热情、更坚强的夏天代替,春天的心也变成钢铁的心了。

1948年

## 春满吐鲁番

哪一个不曾欢跃地迎接过春天？哪一个不曾为春天的到来而感到熨帖心灵的欣喜？但是，让我这样说吧，我还没有见过，没有见过今年吐鲁番的春天这样饱满、这样温煦、这样闪耀着无尽的生机的春天。

## 宜人最是春早

苏公塔渐被遮住，一排圆拱屋顶闪露了出来。运肥大车的挽马摇鬃长嘶，像对我们表示欢迎似的。田平整地的社员，此起彼落地挥舞着砍土钐。我们的车子颠簸着驶入县城北门，刚过银行大楼，就被修路的人群阻住了。司机一边倒车，一边赞叹说：

“这路修得真快！”

好红火的修路工地！白发、红颜、职工、农民、干部、学生，各族人民聚在这里。拆城墙的拆城墙，刨树根的刨树根，赶驴车的打着唿哨，挖植树沟的弓着脊背。他们掀起了漫天灰土，厚重的沙尘中显出一张张质朴的笑脸与一双双放光的眼睛。路旁渠水上浮游的鸭子，凝然地歪着雪白的脖颈，呆望着这一切，似乎在寻思为什么今年的春天是如此的不平静。

春节才过，在乌鲁木齐登车的时候还冷得不住地跺脚，下车的时候却是汗水涔涔了。尘土和着汗水，在我们的脸上印下了春的痕迹。

同行者说,这十多米宽的干路将铺上水泥,从此就不会有尘土的威胁了。

步出东门,一路上毛驴来往穿行。有一头驴驮着三个巴郎子,后面的攀着前面的肩,混在一起的笑闹声透露出童年的欢乐。一个戴着可可色大头巾,穿着玫瑰色裙子的维族妇女,停在一家民居门口,下了驴背,用清脆的嗓音向人问好。原来,那家女主人正在街旁铺着线毯,曝晒积存的粮米。阳光灿烂,玩跳房子的小姑娘有的打着赤脚。宅旁是汨汨的流水,渠岸的小草儿已经逗人喜欢地绿了。果然,春风早度吐鲁番!

当晚,周末晚会的舞台上,也是一派春色。人们自编自演,载歌载舞,欢唱丰收,欢唱修路,欢唱去年冬天掀起的全面规划建设。县一中教师们表演的活报剧,尽情幻想着几年后吐鲁番的新面貌。剧的结尾,演员回到了当前,用维汉两种语言鼓励正在为实现这个不远的远景而辛勤劳动的观众,并且表扬了带头参加劳动的领导干部。台上和台下笑声和掌声交融一片,那热劲儿,那响声,简直要把这座小小的礼堂抬起来。

礼堂是春节前夕刚刚翻修完工的,可容三四百人,这晚上却到了千人左右,窗台上,墙壁边,柱子上,都紧紧地贴满了观众,大门口还挤满渴望看节目的人群。我还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拥挤的晚会,虽然坐得不舒服,秩序难免紊乱,却是那样盛况空前,充溢着腾腾的热气。

我们是到吐鲁番寻春来的,不待“寻”,春光已自四方八面扑来,令人应接不暇了。

## 道路通向新的高潮

第二天,我们到五星公社去。在公社管理委员会门口,放着许多崭新的木牌子,白漆油亮油亮,散发出一种使人联想起新建筑的兴旺

的气息。木牌上画着各种符号,写着“岔路”“桥梁”“时速限制”“鸣笛”等字样。这是社员们自动赶制的路标,他们要把心爱的新道路装备得齐全完美,像个正规的国家公路的样子。

多少年来,“农村”这个词儿总是一下子就使人想起坎坷蜿蜒的小路、高低散乱的田块和横七竖八的房屋。小农经济嘛,谈得上半点有计划的建设?如今,阶级关系、生产关系有了地覆天翻的变化,战胜灾荒之后生产连年发展,又取得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胜利,人们迫切要求改变旧有的落后的农村面貌。去年,有些社员去石河子参观了新疆建设兵团农八师的规划建设,那种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面貌,使他们深深地羡慕和激动。秋后,有些生产队便修起路来。自治区党委和吐鲁番县委领导根据群众的要求和生产发展的形势,派来了技术人员,开始了全面的规划,包括丰产条田、新居民点、防护林带、排灌渠系、田间路网……修道路,便是第一个战役。祖祖辈辈走惯了的狭窄弯曲的小道,将要被宽广平直的大路所替代,农村的面貌,从此要大变了。

我们到达的时候,修路工程接近收尾,第二个战役——植树和修条田已经开始。但是,人们仍然喜欢回忆一月份大修道路的情景。参加了县里和公社里的规划训练班,听了传达,干部和社员都兴奋地说:“这回,可知道社会主义的农村是什么样子了。”于是,五千人聚集起来,战胜了严寒冻土,用短短的二十天时间修起了五十几公里路,搭起了许多坚固的木桥。过去,维族谚语说:“火是冬天的花朵”,修路的社员创造了新的谚语:“火种就在人的身上,劳动才能使花朵盛开”。不是吗?数九寒天,十几岁的少年人穿着单衣干活,却仍是热汗淋漓,妇女们把孩子托付给临时托儿所,踊跃地投入了这个热潮,她们的衣着虽然比较讲究,干起活来却是一样泼辣,鲜艳的头巾与多彩的绸裙,正是冬日苦战中缤纷的花朵。雅尔湖一对七十多岁的老夫妇,特意走了十几公里来看新路新桥,看着看着脱掉了外衣,抡起砍土钎和大伙儿一道干起来了。幸福大队高龄的依拉洪老

汉，坚决要求分给他四十米的任务，怎么劝也劝不住。有三个留在村里积肥的小伙子，要求参加修路没被批准，哥儿仨一合计，就在收工晚饭以后去到工地，趁着月光，一晚上修了十几米。

他们给新修的路起上动听的名字：“光明路”“幸福路”“高潮路”……并统称之为“社会主义的路”。正是“社会主义的路”，才无比地吸引着四面八方的男女老幼。当碰到地形障碍或房屋的阻挡时，技术员计划绕个弯子，社员群众却不答应，他们宁可多挖、多抬几十方冻土，多拉几车沙石，甚至搬移房屋，也要把路修平，修直，修科学，修理想。他们的道理简单而又明确：“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路嘛。”

路修好了，人们走在笔直的新路上高兴得唱起歌，跳起舞。有的老乡收工很长时间了，还久久地躺在新完成的便桥上，舍不得走。上游大队的吾斯曼，清早去淘坎儿井的时候还走的旧路，傍晚收工，大路已经畅通，他快活地沿着新路大步向前走啊，走啊，一直走过了自己的家门，一直走出去很远很远……回家以后，他兴奋地编了好几首诗。

是的，这不是普通的路，它的修建，是战胜各种困难和阻碍的硕果，是人民公社不断发展和壮大的一个象征，是新的生产建设高潮到来的先声，各族人民正昂首阔步，行进在自己建造的新道路上。

## 在阿尤布老人家里

许多次，吐鲁番的人们不无遗憾地对我们说：“你们来得有点不是时候，花没有开，瓜没有熟，葡萄还没有结果啊！”

我们呢，感谢他们的关切，但也觉得，人们待客的热情和田园生产的繁忙景象，比什么都甜，比什么都好看。

从公社到五星大队，我们在沙石均匀的弧形路面上行走，只觉得足下生风，春光正好。透过春灌后田野上的氤氲，可以看见马拉播种

机在播春麦,撒播改成条播,今年将大幅度地增产。是谁咚咚地敲响了小鼓?呵,冬眠的青蛙苏醒了,在展阔改直了的渠道里,它们可嬉游得更舒畅些?赶大车的把式为什么这样高高扬鞭,威风凛凛?呵,自古以来的铁钉高轮换下了,替代它的是上海造的胶皮轱辘,新路嘛,就要有新的速度!还有更快的呢,一辆辆卡车驶过,拉的是化肥和树苗子……

靠近书声琅琅的学校,住着五星大队的贫下中农委员会主任阿尤布老人。在那儿,我们度过了难忘的一下午。

老人七十八岁了,满脸满手细密如网的皱纹里,不知刻印着往年的多少辛酸,微驼的脊背上,曾经承担过旧日的无限凄苦。在公社展览馆里我们看到过他的家史,他为地主扛了五十七年活,妻子被地主折磨死了,十个孩子,有九个在饥谨和疾病中死去。

现在呢,他住在过去属于地主的房子里,宽阔的前廊,石阶下流着清澈的渠水,母鸡勤快地啄食,白羊舒适地嚼草,满院的桑杏即将抽芽……

虽然我们是头一次见面,老人却像见到了久别的老朋友一样,用颤抖的双手紧紧握住我们的手不放,他激动地告诉我们,肉孜节那天,县委李书记和其他领导同志来看望他,碰巧他去马号照料牲畜,没能见着。于是他带上干粮,步行到县里给县委领导人回拜。李书记要派车子送他,他却执意走了回来。

他说,穿惯了的牛皮窝子晒不得,旧日的苦难忘不得。过去当地主少爷把玩够了的、沾满屎尿鼻涕的残羹剩馐抛给他当饭吃的时候,他不止一次地问“胡大”,究竟哪一天,才会出现一个公道的世界啊?

就是今天,就是现在!老人的整个心怀,向着新社会。去年,他出席了自治区团代会,给全体代表忆旧社会的苦,思社会主义的甜。他也常去学校给孩子们讲话,他告诉下一代,他现在每天做三次“乃马孜”(礼拜),一愿孩子们好好学习,二愿他们长大了当解放军保卫祖国,三愿他们永远听毛主席的话,事事听毛主席的话。

老人用关内常见的铜嘴烟袋锅吸着莫合烟，熟练地交替使用着维汉两种语言。说到地富等阶级敌人怎样仇恨他，他骄傲地笑了。他说，小树容易被风拔起，那是因为根子浅，共产党和毛主席，是把根子扎在无数贫苦的劳动人民当中的，这样的大树，怕什么妖风邪雨？而他，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，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他说起他去乌鲁木齐的印象，说他眼下最大的心愿是去北京看看毛主席老人家，当说到“毛主席”三个字的时候，泪水在他眼眶里闪烁。他还说到他怎样保持艰苦朴素储蓄了两千多块钱，又在社员有困难的时候全部借给了二十四户人家，他又说到这个冬春他们全家老小怎样为集体积肥，还说……

在他的胸膛里，装满了说不完的话。虽然他没有忘记吩咐儿媳阶前取水，煮茶待客，却一刻也没有停止他的倾诉。这是一般的应客言语么？不。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凌辱，受尽人间凄苦的老人，在他的晚年过起幸福温暖的生活，眼前展示了无限美好的前景，他那如火如荼的万端感慨，是几天几夜也诉不完、吐不尽的啊！

最使老人眉飞色舞的话题，还是去年参观石河子的印象。“兵团的农场好得很，路宽宽的，林带直直的，房屋齐齐的……”老人从炕上站起，做着手势，流露出无限向往。接着他便问我们：“新修的路看了没有？桥看了没有？植树沟看了没有？”他高兴地说：“咱们公社，也要建设成那个样子！”

他三次、四次、五次地用维语汉语告诉我们：“现在，我是一岁，全国劳动人民都是一岁。”这话初听有些费解，继而我们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旧时代的梦魇一样的日子永远埋葬了，劳动人民的世界，不是刚刚开始么，劳动人民的春天，不是刚刚开始么？

送我们出村的时候，老人以矫捷的步伐去村口医院看望他收养的一个残废孤儿。他就是这样全身心地浸透了对公社、对阶级兄弟的爱和责任心，这个个子不高、微微驼背的老汉，正是顶天立地的新世界的主人啊！

## 赞规划队

吐鲁番的各族人民,在党的领导下创造着最美的春色,这里,也包含着汉族技术干部的劳绩。

在吐鲁番,我们三次去访问规划队。接受了教训,一次比一次去得晚,结果每一次都还有人忙碌在田间没有回来。茶水在火炉上沸滚,会计姑娘一再地温热她亲手做的鱼羹。技术员陆续回来了,满身尘土,满脸笑意。他们摸着黑,走了十几公里。这时边吃饭边谈着一天的劳动,有的叙述维族老农对自己是多么热情,款待以最好的甜瓜蜂蜜,有的形容社员的惊人干劲:“我们在前边放线,回头一看,不得了,生产队抡着砍土镩攻上来了。施工的催着放线的,放线的催着制图的,可真叫热乎!”于是,大家都笑了。对于一个技术人员来说,有什么比这更幸福?

也有的刚端起碗,维族同志来访了,于是放下筷子去迎接。有的默默不语,嘴里嚼着馍,眼睛却眨也不眨地盯着技术资料。有的念念有词学维语,吃一口,背一遍“塔马科耶”(维语:吃饭),就这样,紧张而活泼,直到深夜。

我和他们是在田头上相遇的,最初还以为他们是哪儿来的电工呢,黝黑的皮肤,粗壮的身躯,褪色的短外衣与沾满泥巴的靴子。他们手拿着水平仪、标杆,怀里夹着大卷图纸——条田的设计。按图纸整田地,多科学!规划队蓝图的实现,将是农业面貌的怎样的飞跃!我们的规划队员严肃专注地对照图纸,测高测距,耐心和悦地与公社干部、社员商谈问题。而他们之间呢,却时时迸发着激烈的争论:土地利用怎样才更经济,林带布局怎样才更合理,灌溉效益怎样才更能充分发挥。一切的一切,总是千斟万酌,不许有毫厘的差失,对国家,对公社,对民族兄弟负责,便是他们的最高的法律。

他们来自天南海北,江苏、浙江、河北以至黑龙江,谁也不把自己